

儿童文化研究文库
红楼书系 第三辑

方卫平 主编

钱淑英 著

雅努斯的面孔： 魔幻与儿童文学



NLIC2970862414

海燕出版社

儿童文化研究文库

红楼书系 第三辑



雅努斯的面孔： 魔幻与儿童文学

方卫平 主编 钱淑英 著



NLIC2970862414

海燕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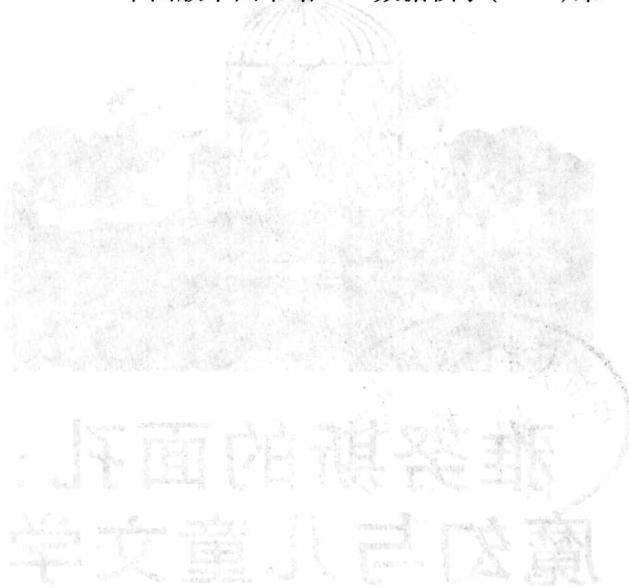
图书馆藏书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努斯的面孔：魔幻与儿童文学 / 钱淑英著. —郑州：
海燕出版社，2012. 6
(儿童文化研究文库/方卫平主编)
ISBN 978-7-5350-4936-0

I. ①雅… II. ①钱…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
学—儿童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3735 号



出版发行:海燕出版社

(郑州市北林路 16 号 0371-65734522)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河南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12.5 印张

字 数:14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4.00 元

年轻的姿态及其意义（代序）

方卫平

由海燕出版社推出的《儿童文化研究文库》，辑录了五位文学博士的专业研究成果，其中四本为儿童文学研究著作，一本为审美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五本著作由五位作者在各自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这是国内出版界第一次以丛书形式集中推出的一套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化的博士研究著作。在年轻的学院派研究者日益成为学术研究新生力量的今天，我们期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从一个角度来记录和呈现活跃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领域的这个充满活力的学术群体的研究动向与面貌。

丛书的论题主要集中在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在古老的人类文学谱系中，儿童文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文类，针对这一文类的理论研究更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自觉的儿童文学研究历时都并不久长，与其他文学门类相比，其研究的积淀也并不十分深厚。然而，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和所完成的学术提升，却格外引人注目。尤其是在近三十年间，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建构和批评拓展层面均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并日益将这一研究领域推向一个更为丰

富和成熟的发展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来自学院的研究资源和研究力量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当代儿童文学学术研究的重大推进，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高校的专业研究力量才得以实现的。当代西方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如佩里·诺得曼、彼得·亨特、杰克·齐普斯等，无不是经受过学院专业培养的学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仍然留在高校从事专业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批从新时期最早的研究生培养体制下走出来的年轻的儿童文学研究者，同样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随着学院研究的持续拓展和深化，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密度、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得到新的开掘。

这其中，处于学院培养体制顶端的博士生阶段专业研究，对于当代儿童文学学术事业的延续和拓展又起到了一种主力军式的作用。在美国，这一点很早就被儿童文学学科的早期建设者们所注意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第一份专业的儿童文学学术研究刊物《儿童文学》（年刊）问世之初，其中一个十分关键的办刊举措，就是在刊物中专门开辟“学位论文索引”的专栏，用以开列相应年份完成的涉及儿童文学研究论题的学位论文目录。随着该刊的持续发行，一方面，刊物所显示的研究层次和学术水平有了极快的提升；另一方面，与此相应地，其“学位论文索引”的目录也反映了学院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资源、研究视点、研究方法等方面迅速拓展。我们可以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双向的研究互补关系，即一方面，学院儿童文学研究从专业刊物中受益良多；另一方面，前者的研究进步也大大促进了后者学术水准的提升。今天，一批儿童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已经成为美国《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学会季刊》《狮子与独角兽》等刊物的重要供稿者。与此同时，近二十年间出版的许多影响深广的儿童文学研究论著都属于博士阶段的研究成

果。这些年轻研究者的论文和著作往往善于从材料中独辟蹊径，来发掘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其论说也十分富于理论创新的锐意和朝气。今天，这些年轻的力量正越来越成为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主力。

在国内，儿童文学博士生培养机制的建立还是十余年间的事情，儿童文学博士作为一个群体的研究力量，也刚刚开始以一种低调的姿态证明和展露自身。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年轻一代学院派研究者的学术实力与潜力。它既表现在研究者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儿童文学理论谱系的继承和延伸上，也表现在他们对于诸多新的富于当代性的研究论题的发现和开拓上。

收入本丛书的陈恩黎博士的《儿童文学中的轻逸美学》与钱淑英博士的《雅努斯的面孔：魔幻与儿童文学》，分别探讨儿童文学的两个美学范畴，两位研究者所对准的美学论题尽管不一，但却一致地凸显了当下儿童文学美学研究对于文本解析的器重和对于本土儿童文学艺术命运的关怀。

《儿童文学中的轻逸美学》是作者对于自己若干年来一直思考的儿童文学美学观的一次系统的探究和观念的升华。这部著作从童年美学、儿童文学的艺术精神以及具体的儿童文学文本三个层次来展开关于儿童文学“轻逸美学”的探讨，并以此来重新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和当下书写。书中轻灵飞举而又饱含精神重量的“轻逸”范畴，道出了儿童文学的某种本质性的艺术特征。

《雅努斯的面孔：魔幻与儿童文学》探讨作为一种叙说方式和艺术精神的“魔幻”与作为一个文类的儿童文学之间的历史渊源与当下关联。作者的思考中包含了针对当下少儿文学和文化现象的十分切近的现实关怀起点，但其理论的触角却伸向历史深处，研究对于儿童文学艺术场域内的“魔幻”范畴的技术和艺术解读，清理了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

艺术传统。

王晶博士与陈莉博士的两部著作体现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朝向“文化方法”的拓展。这是近年来特别受到年轻一代学院派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研究理路。王晶的《经典化与迪士尼化》从一个经典化了的历史文本出发，考察多媒体尤其是当代新媒介环境下这一文本的经典化过程。作为该研究关键词的“经典化”和“迪士尼化”，都鲜明地体现了当代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路径。目前看来，这一路径很有助于启发当下许多儿童文学和文化现象的解读。

陈莉的《中国儿童文学中的女性主体意识》内在地糅合了传统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化研究的方法，来书写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中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过程。作者援引了当下女性主义研究的多种理论资源，将它们转化入有关历史文本的艺术和文化思考中。这一研究尝试体现了年轻一代学院派研究者针对“理论”的儿童文学化和本土化的努力。

丛书中郑素华博士的《审美教育行为特征探析》是一部十分厚重的审美教育基础理论研究著作。审美教育是与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密切相关的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最为根本的精神归属。该研究从人类学的视野来探讨作为一种“文化行为”的审美教育的特征及实施的原则、方法等。作者在研究中所运用的全文化、全生活的观念和方法，内在地应和了世界范围内儿童文化研究的方法论趋向，对于当前的整个儿童文化研究领域也富于启迪。

20世纪80年代，主要由一批年轻的研究力量所参与促成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学术突破和建构，对于我这样的亲历者来说，已经成为一个为许多难以忘却的回忆所填满的历史片断。这些年来，我在谈及儿童文学研究的不少场合提到过这样一个观感：今天，我们的年轻人或许正在逐渐地然而也是全面地“超越”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怀着对当前活跃于儿童文学领域的一批富于灵气的年轻研究者的真诚激赏。我

所说的“超越”也并非意指一种研究高下的比较——这无疑是一个要留给历史的话题，而是指新的现实环境下青年一代研究者在研究视野、理论和方法上所显示的学术提升的姿态。今天，这种姿态正在越来越影响到中国儿童文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格局和学术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真心盼望着来自年轻人的这样一种“超越”的姿态。

这套《儿童文化研究文库》同时也是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组织出版的《红楼书系》第三辑。感谢海燕出版社对于丛书出版的大力支持。我相信，这样的出版文化行为虽然可能缺乏来自市场的直接经济回报，却会像文化自身那样，在时间的河流中长久地留下声息与印痕。

2012年4月29日

于浙江师范大学红楼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叩响魔幻的大门	007
第一节 理解魔幻：一种描述	009
一、语词内涵	009
二、与魔幻现实主义和幻想文学的比较	011
三、几个要素	018
第二节 魔幻何为：寻求意义	032
一、为什么需要魔幻？	032
二、魔幻能做什么？	047
三、复魅时代的文化需求	057
第二章 透过历史的魔镜	062
第一节 探寻魔幻的叙事源头	065
一、原始思维	065
二、文学叙述	067
第二节 走进儿童文学的魔幻森林	071
一、传统童话：原始愿望的呈现	071
二、现代幻想小说：魔法观念的变迁	076

第三节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081
一、向传统回归	081
二、现代性批判	086
三、后现代视景	091
第三章 魔法时刻：魔幻的文本表征	097
第一节 魔法如何发生	099
一、魔法，从时空的裂缝里出现	099
二、魔力来自信念	103
三、相信魔法，就要遵循它的规则	107
第二节 中介的意义	111
一、中介的象征	114
二、中介的显现	120
第三节 魔法进入日常生活	126
一、日常生活世界的魔法	126
二、魔幻世界的日常生活魅力	130
三、回归日常生活的意义	134
第四章 魔幻视野中的东方风景	139
第一节 基本印象	140
第二节 日本风格：以安房直子为例	145
一、幻想通道：自然的画面与形象	145
二、孤独和温情：个体情感的表述	150
三、用魔法调制美味：浓郁的生活气息	154
第三节 中国镜像	157
一、追寻中国文学的魔幻踪迹	157
二、当代原创幻想小说的魔幻叙事	163
结语	170
参考文献	178
后记	186

绪论

绪 论

世界不仅如我们想象的那样神奇，有时甚至超出我们的想象。即使撇开浩渺神秘的宏观世界，我们依然能够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奇迹的存在，几乎每天都有可能发生许多像魔法一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宗教领域，魔法、奇迹是神迹的某种特殊见证，基督徒总是相信基督拥有超自然的魔法能力——他可以在水面上如履平地，可以瞬间妙手回春，可以驱逐魔鬼，可以起死回生。今天，仍有许多宗教与炼金术、占星术以及其他传统魔法保持着紧密联系。当然，对于很多超自然现象，科学家们总是试图为我们作出科学的解释。他们透过质疑的眼光探测着魔法的秘密：巫师们能够高高飞翔，靠的到底是油膏药力还是心中的想象力，抑或是那些遥远的民间故事在帮助他们？而在有关科学与神学的长期论战中，科学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并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现实生活。现代人清楚地知道魔法与现实间的区别，而且无论他们多么渴望魔法的回归，都会理智地记得，魔法一直都是一个幻象，它源自我们自己的希望和忧惧，从来都不能真正代表我们周围那个真实的世界。

然而，尽管诸多魔法已经被人类日益发达的理性解咒，但现代科技的发展又使人类仿佛进入一个魔幻时代。按照麦克斯·吕蒂的说法，现代人似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童话世界：“假如我们将当今世界称作一个崭新的童话，那么这不仅仅是指，当我们要走进商店的时候，店门就自动打开；

按一下电钮，音乐就响起来；屏幕上出现的形象就像从前在魔镜中看到的那样；我们乘坐飞机腾云驾雾要比巴格达小偷坐在他的那块飞毯上快得多。我们将当今世界比作现代童话的另一种更加重要的内在含义是，现代人已经能够自由自在地行动。他现在能够不费吹灰之力摆脱他所熟悉的周围的人，遨游四方，准备着遇见每一个新的数百年之久仅仅在童话中才出现的人物。”^① 确实，科技使古老童话里的幻想成为了可能，一切似乎像变幻的魔术一样让人眼花缭乱。

科技所提供的“魔法道具”，为现代人创造了精神飞翔的多种可能性，20世纪下半叶以来，魔幻像一个巨大的幽灵游走于广袤的艺术森林。随着《哈利·波特》、《魔戒》、《纳尼亚王国传奇》、《黄金罗盘》、《暮光之城》等魔幻小说在银幕上亮相，一股魔幻旋风很快席卷全球，影响范围从文学、影像一直延续到广告、游戏等文化产业，接受人群包括儿童和成人。魔幻以其强大的磁场吸引着中国人的目光，出版界不仅翻译了大量西方魔幻文学名著，而且还引进了多种与此相关的探索魔法传统与历史的专著，以满足众多读者的阅读需求。同时，20世纪80年代后的一批年轻作家在网上写作魔幻文学并出书，以青春的视角和题材赢得青少年读者的青睐。由此可见，现代人对魔幻故事的需求完全不亚于那些远古的祖先。尽管人们已经不再将它们作为真实的存在，多数时候仅仅是一种阅读和观看的娱乐消遣，但它们的魔力对于现代人的灵魂却有着生命活水般的解救意义。于是，我们不禁心存疑惑，在一个技术发达、商业膨胀的理性时代，魔幻艺术为何方兴未艾？它能给现代人带来什么？新近创作以及重新再版的一系列魔幻文学作品，为什么拥有这样强大的市场力量，并进而以影像及其大众文化的形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我们开始这一系列追问的时候，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这些魔幻文学作品与古老的神话传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大部分属于儿童文学的范畴；另一方面，魔幻想象的

^① [瑞士]麦克斯·吕蒂，《童话的魅力》，张田英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第39—40页。

复兴已不再只是儿童文学领域的事件，其对现实社会的介入程度及影响力令人深思。

魔幻在儿童文学中的存在可谓源远流长，它既是一种归于传统的言说方式，也是一种面向现代的艺术精神，从传统民间童话到现代儿童文学经典，我们都能够从中看到魔幻的精彩演绎。魔幻对于儿童文学而言，就是一块魔毯或一只七里靴，使人们在多彩的想象世界里实现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和补偿。影像、网络推动的魔幻之风背后隐含的诸多文化现象的本质，有待进一步探讨，而这样的探讨，无疑有助于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发展。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跨过当下的文化热潮，回到魔幻叙事的源头，借助历史梳理、理论思考、文本解读的过程，把握魔幻对于创建儿童文学艺术品质的特殊意义，深入挖掘其独特的精神内涵与审美价值，由此解读魔幻的当代文化意味。

探寻魔幻与儿童文学的内在关系，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话题。班马在20世纪90年代就曾指出，探索儿童文学文体的未来可能性，来自于“儿童文学”这一文体形态本身所含有的潜在因素——“它的沟通神话的古老。它的通向科幻的年轻。它的泛神论的亲近自然。它的哲学气的寓言本色。它就善于谈生态圈。它正可涉及异化。它拿手的就是梦、幻、魔”^①。班马所提及的这些方面，在现代魔幻儿童文学中已初窥堂奥，儿童文学的未来发展由此呈现出更为广阔的视野。同时，这也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充满难度和挑战。目前对于“什么是魔幻”并没有形成一个概念上的定论，而且在笔者有限的视野里，尚未看到对这一论题的系统研究。因此，笔者试图依照国内外相关成果，将人类学、心理学、神话学以及文化研究等多学科知识进行整合，展开自成体系的梳理和论述，为魔幻与儿童文学的研究铺筑理论基石。

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不是对魔幻流行现象的直接回应，也不是停留于

^① 班马，《你们正悄悄的超越》，见《游戏精神与文化基因》，兰州：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9页。

魔幻儿童文学创作的简单梳理，而是侧重在魔幻与儿童文学两者之间架设理论的桥梁，通过视野的拓展和观念的探讨，共同挖掘魔幻的文化内涵以及儿童文学艺术的内在生命。在方法论上，本文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魔幻”这一概念展开现象描述和理论阐释，以一种开放性的形态切入论题。分析哲学认为，假如应用某个概念的条件可以修正并改正的话，这个概念就是开放性的，它的应用范围就有扩大的空间，能够处理新的情形和实例直到丧失处理能量。^① 在选取儿童文学文本时，本文将现代魔幻文学作品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同时延伸出更大的空间，把民间童话和幻想小说中具有魔幻元素的相关作品纳入其中，努力在脉络梳理和文本对照中获得更为完整的历史图景。当然，无论从理论还是从文本出发，儿童文学都是本论题形成的基本坐标。

本书共四章，分别就魔幻的内涵与价值、儿童文学中的魔幻叙事历史、魔幻儿童文学的文本表征以及魔幻视野中的东方儿童文学四个问题展开论述。

魔幻，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艺术创作形态。探讨魔幻与儿童文学的关系，必须对“魔幻”这一关键概念作出阐述，这是我们在第一章首先要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成人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中所谓“魔幻”，不是把幻想作为现实的对立面，而是视许多神奇的事物为现实的真正存在，认为作家在文学中所进行的虚构不等同于幻想。然而儿童文学视野中的魔幻，是将自然与神奇瑰丽的幻想联系在一起，作家们常常借助超自然事物表现跨越现实疆域的想象力，让读者产生令人惊异的阅读感受，并对他们的心灵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的魔幻叙事尽管极其彰显幻想的魅力，却与一般意义上的幻想文学存在着很多差别。因此，我们需要从语词概念着手，通过与魔幻现实主义、幻想文学的比照，以及世界观、超自然存在与关注焦点几个要素的描述，逐渐明确儿童文学语境

^① [法]米盖尔·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朱介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2月，第209页。

中的“魔幻”内涵。在理解魔幻的含义之后，我们转向这一章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魔幻之于儿童文学的意义。儿童文学为什么需要魔幻？魔幻能为儿童文学做些什么？我们将在这两个追问中探讨魔幻的价值，从童话传统、心灵体验、成长境遇、文化需求等角度，深入挖掘其内涵。

第二章论述的目标是历史，探寻魔幻文学的源头，梳理魔幻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发展脉络。在儿童文学这一疆域中，魔幻形态从传统到现代的传承和演变，从涓涓细流的银光闪烁到鸿篇巨制的辉煌呈现，是在生存环境、宗教信仰、文学观念等诸多背景下得以发生的。在探讨魔幻与儿童文学关系的过程中，历史是线索和背景，依此可以看清魔幻的发展之路，当下是最终的归宿，从中能够体现价值和意义。借助历史的观念性考察而非具体的描述，我们将对民间童话和现代魔幻文学进行整体对照和剖析，由此发现儿童文学魔幻叙事的观念变迁，以及现代作家向传统回归中蕴含的现代性批判或后现代世界观。

在概念的内涵解析和历史的脉络梳理之后，第三章进而分析魔幻的具体文本表征，焦点主要指向现代魔幻文学中有关魔法的具体叙事，从魔法如何发生、中介的意义、魔法进入日常生活三个层面依次进行剖析，细细描绘成熟、丰富而精致的现代魔幻面容。在现代魔幻世界里，魔法出现并产生作用有其内在的逻辑，文本细读可以引领我们深入儿童文学的魔幻腹地，理解作家的创作意旨，体会精彩多样的现代魔幻叙述所带来的艺术魅力。

前面三章的论述范畴主要是在西方，第四章旨在体现东方的视野。在文学全球化的背景下观照东方的魔幻叙述，是一个必需的话题，它的意义在于从对照中找寻自身的位置。而且，这种对照并非只是优劣的比较，民族文化根源的不同导致的差异不能用等级来衡量。魔幻作为西方的传统，并非一定要在东方赢得相同的对应。我们从中梳理脉络和踪迹，试图为本土创作寻找传统的养料，是希望能够拥有属于自己文化的魔幻文学，而不再是为了抢占市场蜂拥而至的模仿和跟风。首先，通过对阿拉伯地区，印度、日本等国家的简单勾勒，呈现东方魔幻的基本印象。然后，透过日本

作家安房直予以别样个性搭建起的魔幻视窗，映照出东西方魔幻叙述的主要艺术差异。最后，追寻中国文学传统中的魔幻踪迹，并以客观的立场和关怀的姿态透视当代原创“幻想小说”的魔幻镜像，由此呈示中国魔幻小说创作的美学空间与艺术可能。

魔幻世界里充满着善与恶的永恒较量，它穿梭于儿童文学的过去和未来，而文学就在向过去张望和向未来盼望的当下给我们以启示。研究魔幻是走近儿童文学的一条路径，我们应当看到这条路径兴起的当代土壤。从文学发展史来看，每种创作手法都自有优劣，魔幻就像是雅努斯^①的两张面孔，建立大厦的同时也遮蔽了其他。我们需要沿着魔幻之路寻找魔幻儿童文学的当代可能与探求：如何在互文背景下进行创新？如何在全球化冲击下展开本土突围？如何在魔幻潮流中建立儿童文学自身的坐标？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思考和实践。总之，魔幻之门为我们所开启的，是一个迷雾重重却又充满希望的世界。

① 雅努斯是古代意大利的神，具体解释详见第二章。

“魔幻”一词，最初是中世纪欧洲的一种神秘主义哲学概念，指通过神秘力量而获得的知识。到了19世纪末，随着浪漫主义思潮的兴起，“魔幻”一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通过想象、幻想、神秘、超自然等元素来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实的世界。在文学领域，“魔幻”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创作手法，它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超现实的设定，创造出一个充满神秘色彩和魔力的世界。

第一章 | 叩响魔幻的大门

魔法就是丛林中的科学。

——荣格

魔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曾经扎根于原始人的头脑之中，并延续至今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就一直对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充满兴趣和想象，一种未知的神秘使得人们在面对世界的同时产生好奇和神圣的情感。魔幻对人们而言有着持久不衰的吸引力，有时甚至无须任何理由——人类的生活似乎就是需要神秘，需要不真实，需要一些不能被解释清楚的东西。因此，魔幻总是与超自然的神灵、古老的魔法联系在一起，一切魔法的本质，皆与人类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相关。

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魔法的真相逐步为人们所知晓，科学试图以无往不胜的姿态为这个世界的诸多奥秘作出合理解释。于是，在理性高度发达的今天，惊奇感似乎很难再造访人类的心灵，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今天，闪电比两千年前似乎更为常见，更不令人震惊。人必须清醒过来表示惊奇。大概所有的人都应该如此。科学是重新使人入睡的途径。”^①的确，科学仍然让人迷惑。现代科技的发展，魔法般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很多

^① 李国山选编，《维特根斯坦神秘之物沉默集》，唐少杰、杨玉成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203页。